

文学论丛



BEIDA OUME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

李毓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

李毓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李毓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5236-2

I. 萧… II. 李… III. 萧洛霍夫, M. (1905~1984)—传记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457 号

书 名: 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

著作责任者: 李毓榛 著

责任编辑: 王帅 张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236-2/I·211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358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申 丹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区 鋈	王守仁	王 建	任光宣	许 钧
刘文飞	刘象愚	刘意青	陈众议	郭宏安
陆建德	罗 芃	张中载	胡家峦	赵振江
秦海鹰	盛 宁	章国锋	程朝翔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研究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感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代序

张捷

李毓榛同志写了一本题为《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的专著，嘱我写一篇序言。说句老实话，我虽然十分尊敬这位作家，也写过一点东西，但是对他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研究，恐怕话说不到点子上，再说我从来没有给别人书写过序言，不知如何下笔，因而感到有些为难。本想婉言推辞，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这样做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于是决定写一篇类似读后感的东西充数，就把它叫做“代序”吧。

读过李毓榛同志的这本书，第一个感觉是：它内容新，材料丰富。应该说，他在写这本书时，与过去的研究者相比，有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这就是苏联解体后许多有关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档案材料解密了，出版了萧洛霍夫本人的大量信件以及与他有过交往的人的记载和回忆，发表了俄罗斯学者不少新的研究著作。李毓榛同志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大量新材料，花大力气进行整理和分析，最后把研究结果写进自己的书里。从他的新著里我们可以了解许多过去不知道的新的事实和新的情况，从而增加对萧洛霍夫的了解和认识。

《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一书紧扣它的主题，主要写这位伟大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各种遭遇以及他的作品的创作情况和引起的反响。首先它详细地叙述了萧洛霍夫的确确实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身世，可以说，这几乎就是一部情节曲折、哀婉动人的家庭纪事小说的现成情节。接着作者描述了他那崎岖不平的生活道路，既讲了他取得的巨大成功，讲他如何“大红大紫过，头顶上闪烁着许多耀

眼的荣誉光环”的情况，又讲了他经历的坎坷和艰险，讲如何遭到妒忌、诬陷和打击，甚至险遭不测。在写这些事情的同时，展示了萧洛霍夫的思想观点和立场以及他的独特的个性。而这一切都有大量事实和文献资料作为依据，显得既具体生动而又真实可信。读了这本书，可以感觉到对萧洛霍夫了解得更多了，思想感情上与他靠得更近了。同时对他的作品的理解也有所加深。

读这本书还有这样一个感觉，觉得李毓榛同志所写的萧洛霍夫的传奇人生这个主题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在了解萧洛霍夫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后经过认真考虑最后选定的。我们知道，当萧洛霍夫在创作上初露天才的锋芒、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时，就有人出于妒忌或其他原因，开始在他的经历上做文章，借口他年轻、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以及缺乏丰富的经历和亲身的体验，断定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杰作，于是他们散布谣言，说什么这是他抄袭来的。萧洛霍夫只好带着手稿到莫斯科去说明事实真相，有关部门经过认真检查，确定抄袭之说毫无根据，决定以“拉普”领导人联名写信的方式进行辟谣，这才使某些人否定萧洛霍夫的企图暂时没有得逞。

可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几十年后，大概由于萧洛霍夫对持不同政见者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从而得罪了他们，他们便重新提出《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进行报复。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出版了索尔仁尼琴一手策划的署名D.的《〈静静的顿河〉的激流》和罗依·梅德维杰夫的《米哈伊尔·萧洛霍夫的创作经历之谜》这两本书，其中宣称《静静的顿河》的真正作者是白军军官克留科夫。这两本书曾在西方广泛流传。到“改革”年代以及在苏联解体后，如同著名学者、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库兹涅佐夫所说的那样，又有人向萧洛霍夫发起了一场“新的猛烈进攻”，其主攻方向仍然是《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这些所谓的“反萧洛霍夫研究者”（库兹涅佐夫语）充分发挥想象力，他们制造的谣言愈来愈离奇，他们提出的《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名单愈来愈长，共有七八人之多，其中甚至包括诗人古米廖夫和小说家绥拉菲莫维奇。而更为离奇的是，有人觉得否定萧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否定萧洛霍夫其人的存在。一个叫斯米尔诺夫的人断定，萧洛霍夫的生身父亲是亚谢诺夫卡的地主德米特里·波波夫，这个地主还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儿子，就是他顶替了据说已在国内战争时期牺牲或失踪了的萧洛霍夫，说他比萧洛霍夫年长，受过良好教育，经历丰富，《静静的顿河》就是他写的等等。此人在胡诌这些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总而言之，在当时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苏联文学的成就的大气候下，这些

“研究者”不仅要败坏萧洛霍夫的名誉,而且要把这位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的名字从文学史上完全抹掉。他们的种种臆断和谎言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以及新闻媒体广泛传播开来,有的也传到了我国。可以设想,如果不澄清事实,还萧洛霍夫以本来面目,那么对萧洛霍夫的创作的研究就无从谈起;同时,也只有弄清他的身世,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积累以及他的创作思想和具体作品的创作过程,才能对他的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以及整个创作的意义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就是说,这是对萧洛霍夫的创作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条件和前提。李毓榛同志抓住了当前萧洛霍夫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他为自己的专著选定的题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苏联解体后解密的大量档案材料以及整理出版的其他文献资料,使得许多谎言不攻自破。《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的手稿的被找到,使“反萧洛霍夫研究者”失去了手中的一张重要的王牌。同时,不少正直的俄罗斯学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考证工作,为恢复历史真相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他们对萧洛霍夫的思想和创作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尊重事实、反对诬蔑和否定萧洛霍夫以及高度评价他的创作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反萧洛霍夫研究者”不可能从此善罢甘休,他们还会制造各种谣言,而且他们确实还在这样做,例如有人又在说什么《他们为祖国而战》是普拉东诺夫“代笔”的,不过他们的谎言已不会再有多大的市场了。这样就为开展对萧洛霍夫的正常研究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李毓榛同志在掌握大量新材料和了解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细致的分析,不仅讲清了问题,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写出了一本内容扎实、观点鲜明的好书,相信它不仅会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而且会受到关心萧洛霍夫创作的各界人士的欢迎。

前言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萧洛霍夫(1905—1984)完全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在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上,在苏联的文学史上,他是个才华出众的、具有独特地位的作家,这不仅因为他的创作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而且还因为他的作品像俄罗斯古代的《编年史》似的,反映了十月革命后苏联几十年来的社会发展历程,更因为他继承并发展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艺术传统,把苏联文学推向了世界。

在20世纪之初,在俄罗斯社会动荡的风浪中,萧洛霍夫诞生在偏远的顿河岸边;伴随着苏维埃政权和苏联文学的建立和成长度过了他不平凡的、具有传奇意味的一生。他生长在哥萨克地区,却是被人侧目的“外乡人”。他的祖父是维约申斯克地区有名的富商,而他的父亲却是个家财耗尽、只能靠自食其力的穷苦职员。他在名义上曾是一个老哥萨克的儿子,并得到过哥萨克的一份土地,但实际上他是他的生身父亲亚历山大·萧洛霍夫和他母亲,一个农奴的女儿,炽热爱情的“私生子”,自幼受人歧视,被人骂作“野种”。他有出众的才华,虽然在正规的学校只上过四年学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辍学,但是他却利用父亲和叔父丰富的藏书而博览群书,自学成才。19岁,他敢于到举目无亲的莫斯科去“闯江湖”,历尽千辛万苦,刻苦学习,刻苦写作,一篇篇浸透着哥萨克劳动者血泪的《顿河故事》,引领他走上新生的苏联文坛,他的这些洋溢着生活气息的作品被誉为“草原上的鲜花”。刚刚20出头,他就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胆识写出了不

朽的长篇史诗《静静的顿河》，为苏联文学树立了一座世纪的高峰，也为自己赢得了举世闻名的荣誉。

他曾大红大紫过，头顶上闪烁着许多耀眼的荣誉光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获得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等等，他曾受到历届苏联领导人的青睐：斯大林曾十几次接见他，为他排忧解难，赫鲁晓夫曾到他的家乡维约申斯克登门拜访，带着他出访美国、日本，勃列日涅夫表面上对他也是优礼有加。然而在这一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面，萧洛霍夫的一生却是历尽坎坷和艰险，充满了悲剧的酸辛。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俄罗斯农民在 20 世纪俄罗斯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真实遭遇，揭示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顿河哥萨克的暴动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对哥萨克的错误政策和当地红军部队背信弃义、滥杀哥萨克劳动群众而引起的这一真实的历史事实，因而受到层出不穷的诬陷和诋毁，甚至生命险遭不测；为了写出顿河哥萨克劳动群众遭受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的真情，他不惜冒犯当时掌控苏联文坛的“拉普”们的权势，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直到向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直接申诉，最后得到斯大林的支持，《静静的顿河》才得以完璧面世，顿河哥萨克劳动群众的旷世之冤才得以大白于天下。要知道，当时的萧洛霍夫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青年，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初出茅庐的文学写作者，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念、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啊！然而萧洛霍夫也由此而得罪了苏维埃政权机构、特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某些权势人物，因此他的创作活动屡屡受到干扰，行动受到监视，电话甚至被窃听，而作品的发表还要得到苏共中央最高领导的批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已经全部完成，但是由于勃列日涅夫没有签字同意便不能出版，一怒之下，萧洛霍夫将书稿投进壁炉，付之一炬，从此全世界的读者都无缘看到这部作品的全貌了。萧洛霍夫晚年，身体多病，心情悲愤，他最后焚稿、毁信，发出了“维约申斯克囚徒”的哀叹。

我国文学界、外国文学界，对萧洛霍夫的译介和研究，应该说是历史悠久的。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对萧洛霍夫的译介和评论，鲁迅先生曾亲自翻译了萧洛霍夫的短篇小说《父亲》（现译《有家庭的人》），为《静静的顿河》汉译单行本的出版写了《后记》，对《静静的顿河》的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对萧洛霍夫创作的翻译和研究绵延不断，步步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和时代的局限，思想认识的局限，过去若干年来我们对萧洛霍夫家世和生平的了解都很不够；对他的主要作品《静静的顿河》中的主要人物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理解也有许多深感困惑之

处。萧洛霍夫去世之后,他的亲朋好友写了许多回忆和怀念的文章,披露了萧洛霍夫一生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经历,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许多文献档案相继解密,尤其是斯大林档案的解密,使萧洛霍夫致斯大林的15封信得以公诸于众,使我们对萧洛霍夫的为人有了新的认识。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汇集、整理、出版了萧洛霍夫现存的363封书信,为萧洛霍夫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文献资料的发现、公布和出版,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萧洛霍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解体使我们对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的社会发展历程有了一个重新回顾、重新认识、重新评价的机缘,应该说这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使我们思想意识中积存多年的一些僵固的观念得以更新和清除。比如说,十月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那是绝对正确,至高无上的,根本不会想到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领导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也会犯政策性的错误,为保卫十月革命而战斗的红军也会背信弃义、滥杀无辜的哥萨克劳动群众。因此,总把错误的一方归到葛利高里身上,而对葛利高里不能坚定地站在苏维埃方面而感到困惑和遗憾,从来没有想到是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是当地红军部队的背信弃义和滥杀无辜,把葛利高里推到了敌对方面。现在我们转换一个视角,重新再看葛利高里的悲剧,便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这不仅使我们真正理解了《静静的顿河》,更使我们真正认识了萧洛霍夫: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能够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不畏权势,批评革命领导者的错误政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胆识和勇气!更为可贵的是,在受到当权势力的迫害和压制的时候,他敢于坚持,永不放弃,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面对强权,他这种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精神,使我们不能不深感叹服。

笔者的意图就是要充分利用苏联解体后所得到的一些最新资料,重新认识萧洛霍夫,重新解读他的创作,希望从一个新的视角向中国读者展示一个全新的苏维埃作家——萧洛霍夫。虽然笔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这个意图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只能交付读者去评判了。北京大学俄语系的同志们利用出国进修的机会帮助我收集了许多最新的资料,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欧美文学中心的大力支持,在这里一并深表谢意。

目 录

代 序	张 捷 (1)
前 言	(1)
第一章 顿河哥萨克	(1)
第二章 来自扎拉伊斯克的外乡人	(12)
第三章 “野种”	(24)
第四章 战火中的青春	(35)
第五章 银灰色的羽毛草	(52)
第六章 顿河草原上的鲜花	(67)
第七章 叶尔马科夫的命运	(78)
第八章 顿河的百里香	(94)
第九章 为《静静的顿河》而斗争	(107)
第十章 赞誉和诋毁	(122)
第十一章 良友	(138)
第十二章 “饱含着汗水和血污”	(153)
第十三章 “我以脑袋担保……”	(170)
第十四章 险遭不测	(184)
第十五章 红军上校	(199)
第十六章 人的命运	(217)
第十七章 诺贝尔文学奖	(229)
第十八章 造福乡里	(243)
第十九章 焚稿的悲愤	(255)
第二十章 维约申斯克囚徒	(268)
附录	(276)
参考资料	(289)

顿河哥萨克

俄语中“哥萨克”一词，一般认为来自突厥语，意思是“勇敢的人”，“自由的人”。有的学者甚至更进一步地考证，认为是来自突厥语系的土耳其语和鞑靼语，意思是“不戴头盔、不穿铠甲的骑兵”^①。这两种说法从两个侧面都指出了哥萨克的本质特征：爱好自由，勇武剽悍。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大都是俄罗斯人，他们是俄罗斯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哥萨克分布的地区很广，在俄罗斯，有顿河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在乌克兰，有扎布罗什哥萨克（他们大都是乌克兰人），还有高加索哥萨克，等等。

那么哥萨克是些什么人呢？

以顿河哥萨克来说，按一般的说法，大都是逃亡的农奴、士兵、仆役等，因为不甘忍受封建农奴主的奴役和压迫或者因为犯罪逃避惩罚，逃到当时统治者势力比较薄弱的荒僻边远的顿河流域地区，这里水草丰盛，草原辽阔，森林茂密，渔猎资源丰富，而且大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那时从伏尔加河下游到整个顿河流域，直到第聂泊河畔，这一大片辽阔的地区都叫“蛮荒之地”，这就给那些逃亡者提供了天然的栖身之所。所以顿河哥萨克大多以渔猎为生，除此之外，抢劫掠夺也是他们的重要生活来源。这样的生活方式要求他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一块生活，一起渔猎，用一个口袋盛猎物。顿河地区的方言中“同事，战友”一词就是由“用一个口袋盛猎物”而来的。

^① 参阅罗季奥诺夫：《顿河哥萨克史概论》，圣彼得堡，上流社会出版社，1914年，第29页。



顿河景色

俄国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中,最早提到顿河哥萨克的是在伊万雷帝时代,1549年伊万雷帝派遣使臣向诺盖大公^①传达机密口谕:“我们听说,克里米亚沙皇对你们不怀好意,他给阿斯特拉罕沙皇送去大炮,并派人支援他们。因为你对我很友好,所以我命令我的普季夫利^②哥萨克和顿河哥萨克去攻占克里米亚的兀鲁思^③。”^④

根据这一记载,有的历史学家推断,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其生存的历史要比有关他们的书面记载早几百年,可能在鞑靼人统治时期的金帐汗国就有了。还有一个传说,1380年库利科沃大战前夜,顿河哥萨克曾向顿斯科伊大公敬献两尊圣母像,现在这两尊圣母像还保存在莫斯科^⑤。有位俄罗斯记者在一篇回忆萧洛霍夫的文章中谈到哥萨克的历史渊源:“按中学教科书的说法,顿河哥萨克是逃避农奴制的逃亡农民。实际上早在农奴制以前斯拉夫人的许多部族就居住在黑海、亚速海东岸和顿河流域。早在我们纪元之初许多文献记载中就已提到居住在北高加索的安迪斯拉夫人和罗斯斯拉夫人。”^⑥由此可以看出,顿河哥萨克的历史是很久远的,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哥萨克有的就是从顿河地区迁移过去的。普希金在他所著的《普加乔夫暴动始末》中

① 诺盖人:今车臣境内的少数民族,14世纪是诺盖汗国的主要居民,由诺盖大公统治。

② 地名,在今乌克兰苏梅州境内。

③ 俄国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的行政区划单位,相当于俄国的乡。

④ 参阅罗季奥诺夫:《顿河哥萨克史概论》,第29页。

⑤ 同上。

⑥ 尼·普列瓦科:《在萧洛霍夫身边》,莫斯科,《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2005年第5期。

就曾指出“乌拉尔哥萨克人起源于顿河哥萨克人”^①。

作家莫洛扎文科是萧洛霍夫的同乡,他写了本书叫《奇尔河——哥萨克的河》,奇尔河是顿河的支流,萧洛霍夫曾在奇尔河畔的村镇渡过他的少年时代。莫洛扎文科在该书中说:“编年史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哥萨克’这个词,可以上溯到1400年以前。这个词最初是指鞑靼人的骑兵和亚速海的哥萨克。1471年土耳其人占领了亚速海,把哥萨克统统赶走了。在1530年和1548年又两次提到顿河哥萨克袭击土耳其和鞑靼商人。从1550年起,为数众多的顿河哥萨克开始为俄罗斯皇帝服役,但也常常给皇帝制造许多麻烦。按俄罗斯人的理解,哥萨克是国家边境地区的自由士兵。”^②

传说在15—16世纪之交,自由城诺甫哥罗德被攻克之后,这个城市中最勇猛、最强悍的人都沿着伏尔加河或第聂伯河顺流而下,加入了哥萨克的队伍。现存古老的诺甫哥罗德风格的教堂和至今依然在当地通行的某些纯属诺甫哥罗德的语彙就可以作为证明:比如,哥萨克镇上的人,也和诺甫哥罗德人一样,把湖泊、池塘都叫“水泊”。

莫洛扎文科认为,顿河两岸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他从顿河地区哥萨克姓氏的来源,推断顿河哥萨克是来自不同的民族。他在《奇尔河——哥萨克的河》一书中写道:顿河人很乐于接纳所有外来人,不管他是什么种族,只要他能够捍卫自由就行。因此,这里有鞑靼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德国人。从那时起格列科夫(源自“希腊人”),塔塔林诺夫(源自“鞑靼人”),图尔琴科夫(源自“土耳其人”),日德琴科夫(源自“犹太人”),格鲁济诺夫(源自“格鲁吉亚人”),卡尔梅科夫(源自“卡尔梅克人”),波利亚科夫(源自“波兰人”)等就成了顿河地区最常见的姓氏了。这是自古以来的哥萨克姓氏。当然,也有其他情况。比如那些以抢劫为业的人,干脆就叫“强盗”,他们的姓就是沃罗帕耶夫(源自“强盗”一词)。^③经过世代相传之后,这些外来的人,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习俗,都同当地的土著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实际上已经融入俄罗斯民族了。

萧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第二卷第五章写到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施托克曼在调解哥萨克和道利人为磨面而发生的群殴时,特别讲到了哥萨克的历史来源,因为缺少文化知识的一般哥萨克也不清楚,他们是俄罗斯人。施托克曼问哥萨克阿丰卡·奥泽罗夫,你是什么人?阿丰卡回答说:

“我嘛,是哥萨克,你哪,是茨冈人吧!”

① 普希金:《普加乔夫暴动始末》,李玉君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② 莫洛扎文科:《奇尔河——哥萨克的河》,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8年,第36—37页。

③ 参阅莫洛扎文科:《奇尔河——哥萨克的河》,第39页。

“不，我们都是俄罗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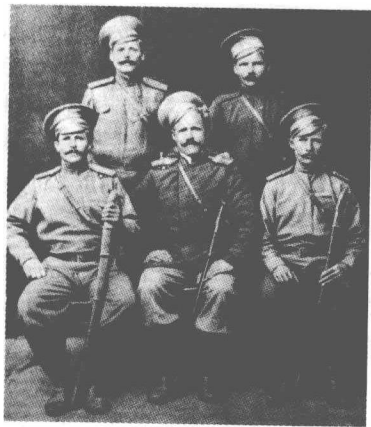
“胡说八道！”阿丰卡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说道。

“哥萨克都是俄罗斯族出身的。你知道这段历史吗？”

“可是我要告诉你，哥萨克是哥萨克代代相传下来的。”

“古时候，农奴从地主那里逃了出来，到顿河沿岸落了户，人们就管他们叫哥萨克。”^①

狩猎和抢掠养成了哥萨克勇武剽悍的性格，他们四处抢掠，不仅抢劫俄罗斯的商人，而且也抢劫沙皇政府的运输物资，有时甚至越过国境线到土耳其去抢掠，用历史学家布罗涅夫斯基的话来说：“他们的攻击不分敌友，靠抢劫的财物来生活和致富，所以只要有东西可抢的人便是敌人，而没抢到东西便是损失。”^②所以哥萨克常常给沙皇政府制造麻烦，使沙皇政府大伤脑筋。每当土耳其大使来告哥萨克状的时候，沙皇们总是尽力摆脱干系：“顿河人虽然也说俄语，并不是我们的人，你们对他们可以随便处置！”但是过后却又秘密地给顿河地区运送武器、火药、布匹、粮食，并谕令严密注视土耳其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行动，及时通报“异教徒”的行动和意图。



顿河哥萨克

有一位记者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我在顿河地区生活了许多年，读了不少关于哥萨克的历史、习俗、生活习惯方面的著作，看过不少壮士歌谣或好汉歌、迎春歌谣等各种民间文学作品，不止一次地研究过《顿河词典》，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说明顿河哥萨克是非俄罗斯族出身的记载，连一点暗示都没有。当地的方言中只是比俄罗斯人更多一些鞑靼和高加索的词汇，这是他们长期与俄国东南部的人民毗邻和交往而自然形成的。顿河地区流传着同俄罗斯一样的古老歌曲，讲述着同样的壮士歌谣，在婚礼仪式和

词汇中保存着所有俄罗斯的东西。当然，生活习惯和风俗中也有许多特点，但那都是由于顿河地区、俄罗斯边区的地理状况和他们整个抢掠和暴动的历史所形成的。”^③

彼得大帝曾极力想改变哥萨克的这种掠夺天性，培养他们从事农耕，利

① 《萧洛霍夫文集》(中文版)第2卷,176—177页。

② 转引自普列瓦科：《在萧洛霍夫身边》，莫斯科，《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2005年第5期。

③ 普列瓦科：《在萧洛霍夫身边》，莫斯科，《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2005年第5期。

用顿河流域良好的自然条件,播种粮食,发展园艺,但是哥萨克依然改变不了四处劫掠的习惯。哥萨克四处抢掠一般是百十来人为一个团伙,群体而居,形成一个居民点,这就是哥萨克的“镇”,一个镇就是哥萨克的一彪人马。后来人口不断增长,围绕着镇又出现了许多村落,镇就成为这些村落的行政中心。维约申斯克是个很古老的哥萨克镇,最初这个地方是莫斯科通往高加索的大路上的一座路标,它就因路标而得名。也有人说,维约申斯克的名字不是由俄语“路标”一词而来,而是来自俄语“帐篷”一词,因为早在伊万雷帝时代,顿河流域就有俄国政府设的警卫岗哨的帐篷。据史书记载,维约申斯克镇建于1640年,由于顿河的泛滥和遭受火灾,维约申斯克镇几经毁灭又几次重建,所以它的位置也几经变迁。

平时在家,哥萨克们是自由的,虽然也有群众推选出来的村镇首脑,但是对哥萨克们的行动,并没有多大约束力。哥萨克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比如外出抢劫或抵抗外敌,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哥萨克们推选一个富有经验,能征善战的哥萨克作为“首领”(即“阿塔曼”),当首领举起象征无限权力的短锤矛,跨上战马或踏上战船,他手下的每个哥萨克的生死,可以说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平时自由自在的哥萨克,一旦出征,就要受到铁面无情的纪律的约束,稍有过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比如说,行动中发现哪个哥萨克身上私带伏特加酒,那么带酒的人就会立即被枪毙;如果是在海上,就会被装进大麻袋中,扔到水里。正是因为哥萨克的队伍具有这样铁面无情的纪律,所以才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沙皇政府早已发现哥萨克军具有能征善战的卓越战斗力,便力图为其所用。据史书记载,从16世纪中叶哥萨克军就听命于莫斯科的沙皇调遣了。在俄国历史上几次扩张疆土的战争中,哥萨克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比如,16世纪80年代,哥萨克首领叶尔马克率领顿河哥萨克军越过乌拉尔山脉,向东扩张,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17世纪中叶,由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率领的哥萨克军,先后入侵当时属于我国领土的黑龙江流域,大肆掳掠。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土战争中,哥萨克都是俄军的主力部队。

自由不羁的哥萨克虽然一方面担当沙皇政府对外扩展的主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忍受沙皇专制制度的管制、制约、甚至欺压,因此也常常给沙皇政府制造许多麻烦。俄国历史上几次大的农民起义,其领袖和主体都是哥萨克,如普加乔夫起义,斯捷潘·拉辛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但是实际上沙皇政府对哥萨克是无能为力的。为了不使哥萨克给当局制造麻烦,沙皇政府便采取了类似我国历史上“招安”的收买政策。沙皇政府答应给每个哥萨克一份土地,让他们终身占有,免缴赋税,并且给他们许多特权,特别是对哥萨克上层人士,给他们封官进爵,授予贵族特权。但是每个哥萨克男子都必须为沙皇服兵役,自备战马军刀,入营当兵。